



月·姥娘

■ 荏平 王栋

小时候,每当月亮升起,姥娘就对我说,月姥娘出来了。

月姥娘,多么亲切的称呼。这个称呼大概叫了几千年或者上万年了吧?这个称呼,直接拉近了我们和月亮的距离。月亮,成了我们的亲人,而且是至亲。月亮,就是姥娘的化身,月亮、姥娘在我心里完全可以画等号。

谁的头上没有一轮或圆或缺的月亮呢?

儿时的月亮,是晚上的一轮太阳,是天空中最亮、最大的一颗星星。那时没有电灯,月亮挂在空中,如一块璞玉,像一面镜子,光辉干净澄澈,照进屋子里比煤油灯还亮。她驱散着无边的黑暗,抚慰着无数胆怯无助的心灵。儿时的我,晚上最期盼的就是月亮升起了。而有关月亮的传说——比如嫦娥,比如吴刚,比如玉兔,都让我幼小的心灵产生无尽的遐想……

长大后,我读到或听到很多关于月亮的诗词歌赋。因为月亮,我懂得了乡愁;因为月亮,我慨叹人生苦短。我背井离乡,月亮是我倾诉心曲的对象,她安慰我,使我酣然入梦,是我夜行路上最温馨的陪伴……

谁的生活或者记忆里没有姥娘的音容笑貌呢?

姥娘,是每个人生命的另一个源头。我的姥娘尽管已去世20年了,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她慈祥的面容。我没有见过年轻时的姥娘,有记忆的时候,姥娘已经50多岁了,头发花白,在脑后挽了一个髻,脸上皱纹堆垒,一双眼睛炯

炯有神。姥娘没有年轻时的照片,但看到花甲之年的姥娘,我可以想象到她年轻时的风采。她身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灰色或者青色衣服,裹着小脚,走起路来带风,浑身上下透着干净利索。纺线、织布、裁剪衣服是姥娘的拿手活。姥娘的心灵手巧不仅让舅舅和姨娘们穿好穿暖,还惠及邻里以及外村人——姥娘娘家的一位妇人,按村里的辈分叫姥娘姑姑,她做不了的衣服什么的,都请姥娘来做。她的孩子也称呼我姥娘为姥娘,这声称呼,包含着多少恩情呀。

对我来说,童年对于美食的记忆,多半和姥娘有关。姥娘堂屋房梁下吊着的竹篮子里充满了诱惑。竹篮子里,有姥娘舍不得吃、油透了包装纸的点心,有长满“皱纹”的苹果。姥娘家屋里的角落里,有封得严严实实、用酒洗过、已经腌红了的酒枣……可是现在,我再也见不到姥娘了,再也吃不到姥娘的酒枣或者点心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姥娘也吃不到我给她买的各种美食了。

姥娘已化作那轮月亮,月亮的面孔就是姥娘的慈颜。我想姥娘时,就抬头看月,月亮会幻化成姥娘白发苍苍的样子,一脸微笑。我知道,姥娘想她的儿孙时,就会升上天空,俯瞰我们。她无言,只把光辉缓缓倾泻,一如当年她对她的慈爱源源不断。

中秋时节,我再次仰头看那月姥娘,眼前又浮现姥娘和蔼可亲的面容。姥娘,你在天堂还好吗?外孙想您了……

城市的蚰蚰儿

■ 高唐 孙晓宇

吃过晚饭,我来到阳台。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,很亮。中秋月圆总会牵动人的离愁别绪,想起一些人,想起一些地方,但我已到中年,学会了控制情感,心底涌动的波澜,脸上看不见。

回到房间翻看闲书。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,这声音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,但感觉很熟悉。儿子正坐在我旁边看视频,我问他有没有听到一种声音,儿子说没有。我让他关了视频仔细听。关掉视频后那个声音愈发清晰了,儿子大声地说:“是,有!我也听到了。”

我放下书,快步来到窗前,那声音很清晰地从楼下草丛中传来,“促——织——,促——织——”

我知道这是蚰蚰儿。

我很惊讶,甚至有些兴奋,在这样的夜里,我竟然听到了蚰蚰儿的叫声。

蚰蚰儿我是熟悉的。小时候在院子里经常听到它的叫声,它就躲在墙根下的砖缝里或者草根下。蚰蚰儿生性孤僻,一般情况下都是独立生活,不允许别的蚰蚰儿和自己靠得太近,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容忍,碰到一起就会咬斗,一决胜负。

斗蚰蚰儿是我童年的乐趣之一。

爷爷每年都种葫芦,到了秋天,葫芦成熟了,摘下来晾干,在葫芦嘴处割开一道小口,把蚰蚰儿放进去,再把葫芦挂在门外的枣树上,听它的叫声。

我披衣下楼,想离它更近一些。那美妙而纯粹的声音从一楼墙根处的

草丛中发出,我能基本锁定它的位置,但并不想打扰它,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听它歌唱。说它歌唱其实不太确切,蚰蚰儿的叫声并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,是雄性蚰蚰儿震动翅膀发出来的声音,并通过音调、频率的变化表达不同的意思。它的叫声时高时低,时缓时急,极具穿透力。

此时此刻,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倾泻在我的身上,清风徐来,空气中飘着桂花的香味。我很欣喜又听到了天籁。

多年前,我曾在黑龙江的一座小山上听到过另一种天籁,那是雪落的声音。那天天色阴沉,站在山顶上,我感觉离天很近,环顾四周,白茫茫一片,村庄、道路完全笼罩在苍茫无际的大雪之中。天地之间一片静寂,只有细碎的雪花急促地落在干枯的柞树叶子上发出的婆娑声。

天籁没有技法,没有流派,完全是自然表达。人和大自然本来就是息息相通的,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本真更能直击人心。

入秋之后,草木萎黄,落叶飘零,人也难免陡增几分惆怅之情。今夜,这只小小的秋虫却为我送来另一类纯粹,提醒我在悲凉的秋夜还有另一种静美。

这只蓦然出现的蚰蚰儿,这只在月圆中秋人心起伏不定的夜晚出现在我身边的蚰蚰儿,你是要把我带回童年还是带回故乡?我还回得去吗?

不知道,明天它还会不会出现在我的窗前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(26)

谢榛叠好抄好的诗,走到王南村家。王南村不在家,王家长子在这正是谢榛要找的人。谢榛把诗给他,客气地说请你在酒楼上、茶馆里散发一下。王家长子心领神会,说,你放心吧,这点事我还是能办到的。

谢榛的大儿子已经16岁了,考了两次秀才,没有考上。谢榛虽然失望,但也没有办法。大儿子懂事了,不再去学堂读书,跑到运河边上找到一个杂活,高兴地干起来,虽然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,但不再花家里的钱了。

二儿子元辉也快到考秀才的时候了,谢榛对他多有鼓励。但是,他也不抱太大希望。谢榛与二儿子的业师交流过几次。业师总是说,元辉天资很是一般,书读很多遍,却记不下几句。下笔为文,文理也不清通。

谢榛的愁绪越来越多了。眼看,

自己就快40岁了。自己穷困潦倒,儿子读书无望,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呢?他深深地感到读书无用、做诗无用。夜里,他不再与妻子睡在一张床上了。他不想再生孩子了。一个孩子一张嘴,总得让他们吃饱吧。除了吃,就是教,这个“教”字太难了。子不教,父之过。但是,当父亲的再替他们使劲儿,也是隔山打虎,他们自己心里得往外出东西才行。可是,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读书的材料。元炜怎么样呢?但愿他能不同于他的两个哥哥。

弟弟那边,已有了两个儿子,虽然也都进了私塾,但学习成绩也都不好。弟弟为人诚实,只会种地,一点儿买卖也不会做。邻居们农闲时,大半跑到大街上做点儿小买卖,而弟弟只会坐在墙根儿边晒太阳。

无论日子多么艰难,也拖不住时光

飞逝的脚步。一晃,谢榛40岁了。1536年3月9日,是谢榛的40岁生日。他虽然在生日的前几天便意识到了,但没有告诉妻子。家里穷得叮当响,怎么会有心思去过生日呢。

就在谢榛愁苦无聊的时候,一个天大的喜事落在他的身上。他生日之后的第5天,下午半晌时分,他收到来自安阳的一封信。这封信是赵王府派专人送来的。信使下马,与谢榛在院子门口交谈。

信使说,谢先生,王爷在信中把什么都说清楚了。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准备,月底之时,王府的马车就会来临清,接你去安阳。

谢榛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,他才让信使进家喝水。信使说,不了,赵王还等着我回话呢。说完,上马奔驰而去。

谢榛拿着赵王的书信,快步走到书桌前,展开观看,只见上面写着:

谢山人茂秦足下:

山人诗名,久闻于耳。当年,杨一清首辅曾把先生之诗寄至王府,本王当即展读。去冬又读先生《秋雨》一诗,诗中所言“山妻只是怜儿女,不顾秋风去典衣”,凄婉动人。不意先生一贫至此。本王虽无大才,但爱才如命,思贤若渴。愿效梁王故事,延请先生举家迁邺。邺城乃建安七子聚集之地,文风鼎盛。先生至邺之后,与本王不时切磋诗艺,自是雅事。切盼月底成行。届时王府专车相迎。

枕易道人书

谢榛把赵王的书信,看了一遍又一遍,激动、兴奋、自豪,种种情绪齐集心中。谢榛知道,赵王是全国有名的好王爷。第一个赵王是成祖皇帝的第3个儿子朱高燧,传至现在这位赵王,已是第六代了。

(未完待续)